

漲海考

一提起漲海，人們不禁會想到唐代詩人沈佺期那膾炙人口的佳句：“北斗崇山掛，南風漲海牽”，“崇山瘴癘不堪聞，南浮漲海人何處”。同時，很自然地要把它與南海聯繫起來。

漲海之名對於人們雖然並不陌生，但其海域所指看法歷來不盡相同，其確切含義也不很清楚。中國古籍中的漲海所指範圍究竟有多大，過去大約有三種說法：（一）馮承鈞先生認為“今日南海以西之地，今名曰印度洋或南洋者，昔概稱曰南海或西南海，惟於暹羅灣南之海特名曰漲海而已”^①。（二）法國人伯希和認為“漲海即海南島迄滿刺加海峽間中國海之稱”^②。費瑯也指出：“此漲海即東起瓊州島，西迄滿刺加海峽之中國西海也”^③。福克司所見略同^④。他們所指僅限於今南海的西部。陳序經先生基本上同意這種說法，他把馮說作為狹義的漲海，把費瑯等說作為廣義的漲海^⑤。（三）各種字典、辭典及部分地圖冊均把漲海當作南海的別稱。如《康熙字典》曰：“〔漲海〕又南海名”。他如《中華大字典》、《辭源》，日本出版的《大漢和辭典》，最近出版的《辭海》、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等等，看法都差不多。

上述三說，不論狹義、廣義，均不出南海的範圍，而以第三種看法為近是。不過南海一詞本身尚有狹義、廣義之分，自漢代以來，南海的概念一般或指今之南海，或泛指今東南亞一帶的廣大海域和沿海各國（與南洋之名略同）。下面先從南海的角度，略考古籍中漲海一詞所包之海域範圍。

謝承《後漢書》云：“交阯七郡貢獻，皆從漲海出入。”^⑥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“扶南東有漲海，海中有洲，出五色鸚鵡，其白者如母雞。”^⑦這都是古籍中比較早提到漲海的。另《南越志》、《廣州記》、《武經總要》等書也都道及漲海：“馬援鑿通九真山，又積石為坻，以遏海波，由是不復過漲海”^⑧，“〔海羸〕出日南漲海中”^⑨，“欽州……

州臨漲海”¹⁰。交趾、九真、日南在今越南，扶南為今柬埔寨一帶，則印度支那半島以東的海域被稱為漲海略無可疑。

那麼漲海是否如費瑯等說僅指南海西部呢？不然。《通典》云：“五嶺之南，漲海之北，三代以前是為荒服。”¹¹《歷代地理指掌圖》在“辨五嶺”下也提到“其南漲海”。這裏所說漲海的北限應是整個中國南部沿海一帶，即從北部灣到閩、廣交界之處，故《隋書·地理志》有“海豐（有黑龍山，有漲海）”的記載¹²，韓愈《潮州刺史謝上表》一文云：“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，……州南近界，漲海連天”¹³。當然，也有一些記載其地理範圍不很明確，如《南越志》云：“江鷗，一名海鷗，在漲海中，……”¹⁴，“漲海口有鸞……”¹⁵，徐衷《南方記》曰：“珠蚌殼長三寸，在漲海中”¹⁶。但這些書的名稱本身也已說明問題，其所稱之漲海，概為中國以南的海洋。《舊唐書·地理志》所記尤為明確：“南海在海豐縣南五十里，即漲海，渺漫無際”¹⁷。許多字書把漲海當作南海的別稱，其源之一當本於此。

但是漲海不僅指今之南海，而且包括整個東南亞（舊稱南洋）的廣闊海域，亦即廣義的南海。《梁書·扶南傳》曰：“范蔓……乃治作大船，窮漲海，攻屈都昆、九稚、典孫等十餘國，開地五六千里，次當伐金鄰國，……”，“頓遜之東界通交州，其西界接天竺、安息徼外諸國，往還交市。所以然者，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，漲海無崖岸，船舶未曾得逕過也”，“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，海中有大洲，洲上有諸薄國，國東有馬五洲，復東行漲海千餘里，至自然大洲……”¹⁸，《南史》、《通典》、《太平寰宇記》等書皆略引《梁書》之文¹⁹。《通典》卷一八八還另載及“社薄在扶南東漲海中”。

按屈都昆一地，中外學者咸謂即都昆之異稱，其今地何在則眾說不一，但大多認為在馬來半島²⁰或蘇門答臘島北岸²¹。九稚或謂即九離，又作句稚、拘利，今地考釋也有諸種看法，多半認為在馬來半島克拉（Kra）地峽一帶²²。金鄰一般認為在今泰國西南或緬甸的東南部一帶²³。典孫即頓遜的異譯，此地經希勒格考為今下緬甸的丹那沙

林 (Tenasserim) 後，已為多數學者所公認⁴⁹，然亦非定讞，有的主張為馬來半島南端的柔佛 (Johore)⁴⁵，有的則認為泛指馬來半島的北部，在今泰國或緬甸的南部⁴⁶。

上述數地之確切地點雖眾說紛紜，但不外乎馬來半島或蘇門答臘島，這說明《梁書》所載之漲海，其西已抵馬六甲海峽及馬來半島西岸。而其南界、東界則至少當及爪哇島或其以東的海域，該書所謂扶南東漲海中的諸薄或杜薄，一說在爪哇，一說在蘇門答臘，或兼指爪哇和蘇門答臘兩島，也有的認為在今加里曼丹島⁴⁷。馬五洲或考為今爪哇島西北方的邦加 (Bangka) 島，或考為爪哇以東的巴厘 (Bali) 島，也有的認為在馬魯古 (Maluku) 群島甚至菲律賓群島⁴⁸。《梁書》之自然大洲應是自燃火洲，亦即《太平御覽》引錄《外國傳》所說的“扶南之東漲海中有大火洲”⁴⁹。南洋各地，火山固多，但此處明載扶南而東為諸薄，諸薄東有馬五洲，由馬五洲“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”，則不論古籍所述之道里多麼不可靠，亦斷非《蘇門答刺古國考》附錄所云的指蘇門答臘一帶的火山⁵⁰，而應在爪哇島以東。有的考此自然火洲為菲律賓的棉蘭老 (Mindanao) 島或呂宋島⁵¹，唯今馬魯古群島至班達 (Banda) 海一帶的火山也頗多，其確切地點一時恐難斷定。不過《梁書》之漲海東界至少已幾近太平洋了。

據上所析，《梁書》所載漲海實包有今東南亞地區的廣大海域。但《梁書》成書較晚，是否最初的漲海僅指今南海而言 (如上述謝承《後漢書》記)，至南北朝或唐朝時期方擴及馬來群島一帶呢？顯然不是。《太平御覽》句稚國條引《南州異物志》曰：“句稚去典遜⁵²八百里，有江口西南向，東北行極大崎頭，出漲海，中⁵³淺而多磁石”，又同書磁石條也引《南州異物志》云：“漲海崎頭，水淺而多磁石，外徼人乘大舶皆以鐵鑠鑠之，至此關以磁石不得過”⁵⁴。後面一段屢見諸書引用，如《證類本草》等⁵⁵。從這兩段引文的前後關聯來看，全文似可還原為：“句稚去典遜八百里，有江口西南向，東北行極大崎頭，出漲海，水淺而多磁石，外徼人乘大舶皆以鐵鑠鑠之，至此關以磁石不得過。”

《南州異物志》見《隋書·經籍志》著錄，標為“吳丹陽太守萬震撰”³⁶。謝承之《後漢書》，據《三國志》載：“吳主權謝夫人，會稽山陰人也。……早卒，後十餘年，弟承拜五官郎中，稍遷長沙東部都尉、武陵太守，撰《後漢書》百餘卷”³⁷。《吳時外國傳》為孫權派至扶南的專使康泰撰。則萬震與康泰、謝承皆為同時代人，三書皆三國吳時的著作。可見“漲海”一詞至遲在三國時期已被明文載錄，就南海的角度說，漲海之名一出現即指廣義的南海而言，包括中國南方沿海至整個東南亞一帶的廣大海域。《南州異物志》不僅為這一點提供了明證，而且其所載海中磁石一事也頗值注意。蓋大海洋之中多有磁石，中外載籍均有言及。W.H.Schoff譯註公元一世紀希臘人所著《厄里特利亞海環航記》曾提及霍爾木茲(Hormuz)附近有磁石岩的傳說³⁸。《嶺外代答》提到沿海有“磁石山”³⁹。清代之《噶喇吧紀略拾遺》也記有“磁石洋，磁石吸鐵，近南望”⁴⁰。足見《南州異物志》所載當非無稽之談，它比《嶺外代答》早九百年左右就提到海中存在磁石之事，說明我國上古時代航海等科學知識之進步。

*

*

*

本文至此，只談了問題的一半。因為南海別稱漲海，早經各種字書加以首肯，且為中外知名學者所公認，似成定讞，又何用拙文多費筆墨。然而綜觀古籍所載，不能把漲海簡單地等同於南海。說南海一帶曾被稱為漲海尚可，而謂漲海就是南海則未免失之片面。換言之，南海別稱漲海，僅僅是漲海的狹義解釋，漲海一詞在古籍中還有其更廣泛的含義。這樣斷言絕非節外生枝，無中生有。

在中國古代載籍中，不僅南海一帶，而且馬六甲海峽以西的廣大海域也曾被稱為漲海。

《北堂書鈔》兩處引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“張海州有灣，灣內常出自

然白鹽，嶧嶧如細石子”，“張海州有灣，灣內常出自然白鹽，每歲以一車輸王”⁴¹。類似的文字，見《太平御覽》引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“漲海州有灣，灣中常出自然白鹽，嶧嶧如細石子”⁴²，則《書鈔》之張海應為漲海之異寫。又上述幾條文字似係節錄，查《御覽》另引康泰《扶南土俗》云：“斯調洲灣中有自然鹽，累如細石子，國人取之，一車輸王，餘自入”⁴³。康泰的《扶南土俗》與《吳時外國傳》當為一書⁴⁴，此段引文比較完全，但漲海州作斯調洲，二者或係一地。若然，根據許多學者的考訂，斯調洲即斯訶調、私訶條（Simhaladvipa），為今斯里蘭卡的古稱（義即獅子洲）⁴⁵。這樣看來，印度洋一帶亦被稱為漲海了。

以《扶南土俗》有關斯調的記載來引申漲海廣義說，證據確嫌單薄，且斯調是否必為今斯里蘭卡，尚未能定論。不過古籍裏還有更明確的記載，可證印度洋及其以西的海域被稱為漲海。

晉劉逵註《吳都賦》曾引《扶南傳》云：“漲海中有盤石，珊瑚生其上”⁴⁶。《太平御覽》引《扶南傳》云：“漲海中倒珊瑚洲，洲底有盤石，珊瑚生其上也”⁴⁷。類似條文也見於他書所引，如《事類賦》引《外國傳》曰：“大秦西南漲海中可八百里到珊瑚洲，洲底有盤石，珊瑚生其上，人以鐵網取之”⁴⁸，《翻譯名義集》和《永樂大典》所引書名及文字同此⁴⁹。上述提及漲海珊瑚洲引文，一種未標具體地點，一種明指在大秦西南。但是其文雖大同小異，惜引錄均不完全，一時未便遽予以定奪。

今查在大秦一帶漲海珊瑚洲附近以鐵網撈取珊瑚之事，古籍中所載比比皆是，而以南朝·宋劉義慶撰、梁劉孝標註《世說新語》所記較早且詳。該書卷下汰侈篇註云：“《南州異物志》曰：珊瑚生大秦國，有洲在漲海中，距其國七八百里，名珊瑚樹洲，底有盤石，水深二十餘丈，珊瑚生於石上，初生白，軟弱似菌。國人乘大船載鐵網，先沒在水下，一年便生網目中，其色尚黃，枝柯交錯，高三四尺，大者圍尺餘，三年色赤，便以鐵鈔發其根，繫鐵網於船，絞車舉網，還裁鑿，恣意所作，若過時不鑿，便枯索蟲蠱。其大者輸之王府，細者

賣之。”同一部《南州異物志》，既把南海一帶也把大秦附近海域稱為漲海，這便提供了一個極為有力的證據，足以廓清漲海廣義說的疑雲。

還有一些古籍所載不僅和《世說新語》註一樣詳細，而且也標明該珊瑚洲在大秦西南漲海中，如《通典》等⁶⁰。另《永樂大典》引《異物志》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引《南州異物志》⁶¹，《大清一統志》和《嘉慶重修一統志》引《魏書》⁶²，其文字也與上雷同。

考海中之產珊瑚，在在有之。如蘇恭《唐本草》說“珊瑚生南海，又從波斯國及師子國來”⁶³，今澳大利亞東北也有珊瑚海之稱。但《南州異物志》等書卻明確載及該珊瑚洲在大秦一帶之漲海中。除此之外，尚有一系列古籍雖未道及漲海一詞，但均記載西海、西南海、大秦西海、佛林（或拂菻）國海、國王海⁶⁴、波斯國海等處產珊瑚和舶人以鐵網撈取之事⁶⁵，另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》也指出“按《西域圖記》及漢魏史策，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”⁶⁶。這些均可資佐證。

中國史籍中之大秦究在何處，往往因時代而異，而且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大秦附近之珊瑚海，到底是地中海、紅海或波斯灣，諸說也各有歧異⁶⁷。但不論怎樣說，我國古籍曾把印度洋或其西之海域稱作漲海，此則殆無疑義。

這裏也必須指出一個不利於上述論斷的例證。《太平寰宇記》交州條云：“〔土產〕，珊瑚：《吳錄》云，交州漲海中有珊瑚，以鐵網取之。”⁶⁸筆者所見把漲海中以鐵網取珊瑚事說成在交州附近的，僅此一條。誠然，真理的發現不能靠權勢和誇張，也不能依多數和少數進行決斷，但《太平寰宇記》所引之條文極不完全，實非原文照錄，焉知“交州”二字非引者所加？而且《吳錄》係晉張勃所作，今亦亡佚，其成書年代又較上文所引用的《南州異物志》（或《異物志》）、《外國傳》（當即《扶南傳》或《吳時外國傳》）為晚。故僅憑此尚待稽考之孤證，恐不足以推翻大秦西海曾被稱作漲海的事實。

更有進者，《康熙字典》及新刊《辭海》等把漲海作為南海別稱時，往往引謝承的《後漢書》為證。但謝承之書早佚，其出處係引自《初學記》。今觀《初學記》卷六地部·海第二有這樣一段話：“《博物志》云，天地四方，皆復有海云，……。按南海大海之別有漲海〔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交阯七郡貢獻，皆從漲海出入。又《外國雜傳》云：大秦西南漲海中，可七八百里，到珊瑚洲，洲底大盤石，珊瑚生其上，人以鐵網取之。〕”考諸家藝文志、經籍志，《外國雜傳》一書未見著錄，查唐宋幾大類書及《永樂大典》等，亦僅此一見，且此文與上引《扶南傳》、《外國傳》何其相似乃爾，故依筆者淺見，此《外國雜傳》當係《外國傳》亦即康泰之《吳時外國傳》。若然，則漲海一詞自見諸三國載籍（如《外國傳》、《南州異物志》、謝承《後漢書》等）之後，其含義所包即兼指南海、西海，而非南海所得而專也。

同中國載籍一樣，在一些外國人的著作中，對於漲海的翻譯和理解也頗有不同。有的將漲海意譯為vast ocean（大海洋）⁵⁹，有的逕譯為South Sea（南海）⁶⁰。九世紀中葉阿拉伯人蘇萊曼在關於中國和印度的行紀中，曾提到從Ṣanf（據考即占婆，今越南中南部一帶）至中國諸門（Abwāb al-Ṣin）須經一海，此海之名，雷諾（M.Reinaud）1845年譯本對阿文的轉寫作Ṣanji，但索瓦熱（J.Sauvaget）的翻譯校註本則轉寫為Ṣankhay，並據費瑯等人的意見訂為Tchang-khai（=čang-khai），註明這是中國的叫法，意為遼闊的大海。在索瓦熱書首的地圖中，今南海的位置上也逕標Tchang-khai⁶¹，此當即漲海的音譯。十世紀麻素提的《黃金草原》述及從波斯至中國，自西而東須逾七海，馮承鈞先生也曾據法譯本把最東的一個海Cankhay指為漲海譯名⁶²。但《大陸雜誌》的〈南朝隋唐時代中菲關係之探討（上）〉一文卻說：“綜合諸家見解，‘漲海’或‘大漲海’或即阿拉伯人所謂Cankhay的對音，應南中國海。”⁶³《馬來亞史》也認為漲海是阿拉伯文獻中七海之一Cankhay的轉訛⁶⁴。按，“漲海”一詞我國古籍所記極早，且不說被諸書轉引的公元三世紀的著作（《吳時外國傳》、《南州異物志》等），即以《北堂書

鈔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梁書》而論，皆唐初之作，成書於七世紀初期，彼時方為阿拉伯人伊斯蘭教曆紀元之始，而蘇萊曼遊記這部現今所知阿拉伯人最早記載中國的著作，則比《北堂書鈔》等足足晚了二百來年。若謂Ṣankhay或Čankhay是我國漲海一名的對音，當在情理之中；如反以漲海為阿拉伯人Cankhay對音，此說自難苟同。

又，《本草綱目》曾引《寶藏論》云：“鐵有五種，……剛鐵生西南瘴海中山石上”⁶⁵，此瘴海與漲海之音雖同而義則異，所指當非同一，姑錄於此以備考。此外，前引《梁書》除漲海詞外又有大漲海：“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，海中有大洲，洲上有諸薄國”，陳序經先生認為大漲海似為小漲海之對，大漲海為中國南海，小漲海為暹羅灣⁶⁶。但《通典》毗騫條則作：“又傳扶南東界有漲海，海中有洲，……”⁶⁷。諸書所引《吳時外國傳》之文，也只作“扶南東有漲海，海中有洲，……”⁶⁸。且“漲”字本身可作“水大貌”（《康熙字典》）解，又何用另加“大”字。以此，則大漲海與漲海略無多大區別。

總之，漲海又作張海、大漲海，其名大約在東漢之際即已出現，至遲在三國時代已見著錄。如同《島夷誌略》所云“崑崙山……截然乎瀛海之中”，《嶺海輿圖》謂廣東各縣地臨“大海”、“大洋”、“大洋海”，漲海和瀛海、大洋海等所指之範圍均不限於南海，而泛指中國南方以外的廣闊海域。所謂“漲海無崖岸”，正說明我們祖先對世上海洋之遼闊浩瀚早有充分的認識。以上考訂非為標新立異，實有鑑於史料所載而言之，然筆者自知才疏學淺，缺誤之處在所難免，唯望前輩學者和諸同人指正。

（本文寫作過程中，承蒙張錫彤、張廣達等先生大力幫助，謹致衷心謝忱）

註釋：

- ① 《中國南洋交通史》，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91頁。
- ② 《交廣印度兩道考》，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第90頁。
- ③ 《蘇門答剌古國考》，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95頁。
- ④ Walter Fuchs, *The "Mongol 'Atlas' of China by Chu Ssu-pen and the Kuang-yü-t'u*, p.8, FuJen University, Peiping, 1946.（福克司《廣輿圖版本考》）。

- 5 《猛族諸國初考》，1959年印第83頁。
- 6 《初學記》卷六引。關於交趾一帶的漲海，另可參見《太平御覽》卷六十引謝承《後漢書》，以及《宋史》卷四八八、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六五、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山川典卷三一八。
- 7 《藝文類聚》卷九一引。另見《初學記》卷三〇、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二四所引。
- 8 《初學記》卷八引《南越志》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一七一引《廣州記》之文略同。
- 9 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卷四六。
- 10 曾公亮等：《武經總要》前集卷二一。
- 11 《通典》卷一八八，嶺南序略。
- 12 《隋書》卷三一。
- 13 《昌黎文集》卷三九。
- 14 《藝文類聚》卷九二引。另見《白孔六帖》卷九五、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二五所引。
- 15 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四三引。
- 16 《藝文類聚》卷九七引。《初學記》卷二七、《太平御覽》卷八〇三所引作徐衷《南方草物狀》。
- 17 《舊唐書》卷四一。
- 18 《梁書》卷五四。
- 19 見《南史》卷七八、《通典》卷一八八、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一七六、《冊府元龜》卷九五九。
- 20 參見伯希和《扶南考》（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》第87頁），馮承鈞《中國南洋交通史》第119頁，岑仲勉《中外史地考證》（中華書局1962年版）第118頁，陳序經《扶南史初探》第134-135頁。
- 21 參見藤田豐八《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》，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86、96-98頁。
- 22 參見沈曾植《島夷誌略廣證》，《蘇門答刺古國考》第39、124頁，《交廣印度兩道考》131-132頁，《中外史地考證》第121-122頁，《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》第90-92頁，《扶南史初探》第139頁。
- 23 參見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》第88、104頁，《中外史地考證》第133-134頁，《猛族諸國初考》第21頁，姚楠、許鈺編譯《古代南洋史地叢考》（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）第142頁。
- 24 參見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》第85頁，費瑯《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》（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）第3頁，《中外史地考證》第91-92頁，邱新民《東南亞古代史地論叢》（南洋學會1969年版）第175頁。
- 25 參見劉繼宣、束世澂《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》（1934年版）第8頁。
- 26 參見《猛族諸國初考》第81-98頁。
- 27 參見Paul Pelliot, Notes on Marco Polo, I, p. 448, Paris, 1959.（伯希和《馬可波羅行紀註》）。另《蘇門答刺古國考》第69、95頁，《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》第453頁，《古代南洋史地叢考》第22頁。
- 28 參見《中國南洋交通史》第14頁，《交廣印度兩道考》第90頁，《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》第568頁，吳景宏《南朝隋唐時代中菲關係之探討（上）》，《大陸雜誌》三十一卷三期，1965年），劉芝田《中菲關係史》（正中書局1967年版）第213頁。
- 29 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六。
- 30 見該書第126頁。
- 31 參見上引《大陸雜誌》三十一卷三期，《中菲關係史》第214頁。
- 32 “典遊”當為“典遜”之訛。
- 33 據下文，“中”當為“水”之訛。
- 34 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九〇、九八八。
- 35 《證類本草》卷四有兩段係據掌禹錫《嘉祐本草》和蘇頌《圖經本草》分別轉引，《本草綱目》卷十轉引自《圖經本草》，其文與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八八所引大同小異，且均標明《南州異物志》。唯清曾釗則據黃泰泉《廣東志》卷二十四所引收入其所輯的《異物志》中，其文與上略同。曾釗謂諸家異物志以後漢議郎楊孚為最早，故凡未標地名而單作《異物志》者皆楊孚之作。但學人於此每多存疑。今觀此文諸家均標《南州異物志》，僅《廣東志》作《異物志》，則古籍中所引之《異物志》並非盡楊孚之作，此一證矣。
- 36 《隋書》卷三三。
- 37 《三國志》卷五十。
- 38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, Second Edition, 1974, p. 155.
- 39 周去非：《嶺外代答》卷六。
- 40 程遜我，《噶喇吧紀略拾遺》。
- 41 《北堂書鈔》卷一四六。
- 42 《太平御覽》卷八六五。
- 43 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七。
- 44 詳見拙文《朱應、康泰出使扶南及《吳時外國傳》考略》，載《中央民族學院學報》1978年第4期。

- 46 參見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》一編第101頁、九編第120頁，《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》第552頁，《中外史地考證》第216頁。
- 46 《文選》卷五。
- 47 《太平御覽》卷六九。據下文，“倒”當為“到”之訛。
- 48 吳淑：《事類賦》卷六。
- 49 法雲：《翻譯名義集》卷八。《永樂大典》卷二五九，中華書局1959-1960年版第2函18冊。
- 50 《通典》卷一九三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九二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一八四。《通志》卷一九六。《文獻通考》卷三三九。
- 51 《永樂大典》卷一四五六，第16函152冊。《古今圖書集成》食貨典卷三三。上述諸書引文略同，但一標《異物志》，一標《南州異物志》，則《異物志》非楊孚莫屬之說大可商榷，此又一證矣。
- 52 《大清一統志》卷四二四之十八。《嘉慶重修一統志》卷五五八。查《三國志》裴註引《魏略·西戎傳》及《魏書》未見此文，不知所引何出。
- 53 見《本草綱目》卷八。
- 54 拂菻當在西亞。國王海一名出《事林廣記》前集卷五、《島夷誌略》，沈曾植《島夷誌略廣證》認為是波斯灣，藤田豐八《島夷誌略校注》考在地中海，蘇繼瑣先生謂即紅海。
- 55 《新唐書》卷二二一下。《永樂大典》卷二五九引《廣志》。《古今圖書集成》食貨典卷三三引《玄中記》。《太平廣記》卷四〇三引《洽聞記》。《海錄碎事》卷三。《證類本草》卷四。《本草綱目》卷八引《本草衍義》。
- 56 王昶《金石萃編》卷一〇二。
- 57 參見夏德《大秦國全錄》，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76、105頁。勞費爾《中國伊明編》，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353-354頁。另見張星烺《中西交通史料匯編》第三冊，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91-92、168頁。
- 58 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一七〇。
- 59 W.P. Groeneveldt, 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, p.119, Batavia, 1876. (格倫維爾《馬來群島和馬六甲中文史料輯註》)。
- 60 前引福克司《廣輿圖版本考》p.8。李約瑟的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同。
- 61 J. Sauvaget, Relation de la Chine et de L'Inde rédigé en 851, pp.9、46, Paris, 1948. (《公元八五一年刊定的中國印度記》)。
- 62 《中國南洋交通史》第75、103頁。
- 63 《大陸雜誌》三十一卷三期(1965年)。
- 64 《馬來亞史》上冊，新加坡1961年版第10、83頁。另《馬來亞研究講座》1961年版第10頁；《南洋史》上卷，1961年版第71頁。
- 65 《本草綱目》卷八。
- 66 《扶南史初探》第25頁。
- 67 《通典》卷一八八。
- 68 《藝文類聚》卷九一。

(以南溟子為筆名，刊於《中央民族學院學報》1982年第1期。後另收入《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》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)